

当史学家书写21世纪第三个10年的开篇，在记录百年一遇大疫肆虐全球的同时，一定会标注一个奇迹。

过去8年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，经过世界规模最大、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，近1亿人摆脱绝对贫困，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，14亿人即将迈入全面小康生活……

### (一)庄严的承诺

雨水时节，太行山深处的河北阜平春和日暖。群山脚下的村庄，簇新的民居错落有致，灯笼高挂，一派喜庆。

阜平，夏商时期，境内就有人居住。现代史上，阜平的名字曾牵动无数人的目光——包括阜平在内的晋察冀边区被称为“新中国的雏形”，为全国抗战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。

自然条件恶劣、资源条件匮乏，阜平群众常年与贫困抗争。

农民唐宗秀保留了一张摄于2012年的照片：村里一片黄土地，房子是上世纪50年代的土坯房。她形容“它黑也黑，说不上谁最黑”，下雨时“外头大下，屋里小下”。

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，习近平总书记顶风冒雪来到阜平县骆驼湾和顾家台村，进村入户看真贫，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。

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、特别是在贫困地区。没有农村的小康，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，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。”

这是一次特殊的看望——1个多月前，党的十八大召开，作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部署，脱贫攻坚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。

2021年2月4日，农历小年，江西井冈山，白鹤湖村村民邱冬华贴上新对联——

上联：“脱贫全靠惠民策”；

下联：“致富迎来幸福春”；

横批：“共产党万岁”。

90多年前的1928年，邱冬华的曾祖父、当过教书先生的邱启山也写下一副对联，那一年中国共产党人打土豪分田地，制定《井冈山土地法》，穷苦农民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——

上联：“分田不忘共产党”；

下联：“幸福牢记毛主席”；

横批：“共产党万岁”。

两副对联，一样的横批，铭记着共产党人的不变承诺。

从土地改革到新中国成立，中国共产党历史性扫除了导致中国人深陷贫困的制度根源。

从以“五保”制度和特困群体救济为主的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，到实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减贫，中国实现绝对贫困人口的急剧减少。

“剥开一粒黄土，半粒在喊渴，半粒在喊饿。”甘肃的定西、河西和宁夏西海固，合称“三西”，曾是中国最穷的地方。

40多年前，联合国专家考察后留下令人绝望的评价：“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。”

但是，中国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没有“不可能”！

1982年，中国启动“三西”农业建设专项计划，首开人类历史上有计划、有组织、大规模“开发式扶贫”的先河。

1994年，新中国第一个有明确目标、对象、措施和期限的扶贫开发工作纲领——《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》出台。

进入21世纪，中国实施两个为期十年的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，两次提高扶贫标准。

“消除贫困、改善民生、实现共同富裕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。”习近平总书记在阜平考察时这样强调。

截至2012年底，现行扶贫标准下尚有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，贫困发生率为10.2%，比全球90%以上国家的人口都多。而国际经验表明，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%以下时，减贫就进入“最艰难阶段”。

8年多来，习近平总书记顶风雪、冒酷寒，踏泥泞，翻山越岭、跋山涉水，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，先后调研指导20多个贫困村。

有农民夫妇记得，习近平总书记盘腿坐在他们的炕上，拉家常。有林业职工说，总书记在他们家察地窖，摸火墙，看年货。有村支书想起，总书记问村里“去年有多少人娶媳妇儿”。还有古稀老人面对总书记竖起大拇指，说“你呀，不错嘞！”

从黄土地上走来的习近平，始终和“平凡的世界”中的父老乡亲心连心。当年在梁家河插队时，他最大的愿望是让乡亲们“饱餐一顿肉”。到了河北正定，他冒冒险也要摘了“高产穷县”的帽子。在福建宁德，他带领探索“弱鸟先飞”的脱贫路。一直到浙江、到上海、到中央，扶贫这件事，他始终“花的精力最多”……

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、亲自部署、亲自督战，中国减贫进入脱贫攻坚新的历史阶段——

绵延起伏的武陵峻岭，如诗似画的湘西风光，在作家笔下“美得让人心痛”。而大山阻隔、交通闭塞、发展滞后，这里也曾“穷得让人心痛”。

走进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苗寨，村民石拔三大姐家的火塘挂满了腊肉。

“总书记揭开我家粮仓，问我粮食够不够？种不种果树？养不养猪？他还走到猪栏边，看我养的猪肥不肥。”她对7年多前习近平总书记记到她家的场景记忆犹新。

那时，石拔三家暗黑的房里，唯一的电器是一盏5瓦的节能灯。如今，她家添了液晶电视、电风扇和电饭煲，还在家门口摆起了小摊。

2013年深秋，习近平总书记在苗家黑瓦木楼前一小块平地上，首次提出“精准扶贫”理念，作出“实事求是、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、精准扶贫”的重要指示。

为什么要精准扶贫？

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，“手榴弹炸跳蚤”是不行的。抓扶贫切忌喊大口号，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，要一件事一件事做。

此后，围绕“扶持谁、谁来扶、怎么扶、如何退”等核心问题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“六个精准”“五个一批”的具体要求。

2015年，脱贫攻坚成为总书记紧抓不放的工作主线：年初考察云南贫困地区指出“时不我待，扶贫开发要增强紧迫感”；春节前夕在延安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；3月在全国两会提出“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到位”；之后到多地调研，提出“用一套政策组合拳，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”。

# 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

## ——中国脱贫攻坚全纪实

前通户路又修到家门口。从此，他残疾的妻子可以自己坐轮椅出入，他可以外出打工，结束了留在家里背妻子进进出出的日子。

如果说一条通户路，缩短了贫困户与外面世界的距离，那么一门语言，则打开了贫困群体认识世界的窗户。

在四川大凉山，越西县河西畔多新村82户贫困村民，2019年秋整体搬迁到有卫生室、幼儿园、活动广场的新村。进了村幼儿园的孩子如今说起普通话，发音标准清晰。

千百年来生活在高山深谷的彝族民众，一直在闭塞的环境中代代繁衍。“记得第一次到广东打工，上厕所都不知道怎么问路，也看不懂标示。”一位彝族妇女这样回忆曾经的窘迫。

不会普通话，成为彝族儿童学习的重大障碍。

2018年，国务院扶贫办、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在凉山启动“学前学会普通话”行动。迄今，43万多名学前儿童从中受益，越来越多彝族孩子成为既能熟练掌握普通话也不忘母语的双语“小达人”，有些彝族父母也跟着孩子学会了普通话。

教育扶贫补上劳动力素质短板，解决内生动力上思想短板，贫困群众自主脱贫能力提高，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的2982元增至2020年的10740元，年均增幅29.2%。

减贫奇迹来自产业支持——

“2018年以前，我没听过车厘子，更别说吃了。2019年第一次吃到自己种的车厘子，那个滋味真香甜！”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尼史村22岁的村民央宗说，家里世代放牧、种植青稞和土豆，车厘子曾是新鲜物。如今，村里建成车厘子基地，她学会种植技术，每天约有120元务工收入。

像尼史村这样地处“三区三州”深度贫困地区的许多乡村，过去种植的农作物品种有限，亩产效益较低。实施精准扶贫以来，这些乡村因地制宜，引进农业企业，实现特色产业“从无到有”的历史跨越，涌现出凉山花椒、怒江草果、临夏牛羊、南疆林果、藏区青稞牦牛等一批特色品牌。

春耕物资、饲料运不进村，一度有近3000万农民工留乡返乡，大量农产品出不去，部分扶贫车间和产业项目陷入停滞。

1998年以来最大的洪灾突袭，直接影响200多万贫困人口。

刚脱贫群众面临返贫风险，未脱贫群众身陷困境，最后的决战滩上加滩，怎么办？

挂牌督战，以非常之举战非常之役！

2020年，宁夏。

80多年前，红军在这里翻越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——六盘山。

此时，宁夏最后一个未摘帽的贫困县——西吉县，也在翻越脱贫路上的“六盘山”。

“十种九不收，麻雀渴得喝柴油。”缺水一直是西吉人几辈子没有解决的难题，当地很多人名字里有“水”字。

“每天不亮就要赶去四五公里外的泉眼担水，地上排队的水桶能有20多米，去得晚就担不上。”65岁的红耀乡村民柳志俊说。

西吉县将饮水安全提升工程作为督战的重点。建泵站、修水池、换水源——这是瞄准短板、制定作战清单后，落实的具体行动。

同时紧盯脱贫标准，靶向攻坚，开展“四查四补”：劝返疑似辍学学生452人，新改造农村危房1530户……

到秋天，西吉县“两不愁三保障”达标率100%。

放眼全国，52个挂牌督战贫困县，不仅得到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，还获得中央补短板资金184亿元。

全国各挂牌县均有一名省级领导联县督导。

东中部地区2008家社会力量结对帮扶1113个挂牌督战村。

面对疫情灾情“加试题”，战贫新举措应运而生：

2020年4月15日，29岁的金素素从宁夏西海固到福建福州务工的第49天，领到了近4000元工资，也是疫情影响以来第一笔收入。“哪怕吃点苦，只要有活儿心里就踏实。”

这次“南下”是金素素第一次坐飞机，乘坐的是“务工包机”。

在疫情防控的日子里，“务工包机”“务工专列”“务工包车”给贫困群众送去温暖……

回望脱贫攻坚8年，卫星从独特视角见证中国贫困地区发生的神奇变化——

北起黑龙江黑河，南至云南腾冲，“胡焕庸线”以西区域的夜光越变越亮。8年里这片区域夜光面积增加约55%，背后是西部地区电网加密、乡级以上道路长度5年增加约64%、互联网经济增长活跃。

安徽金寨县中医院派驻大湾村第一书记余静，是一个在县城工作的“80后”女子。

既然来扶贫，就要干出扶贫的样子！

余静用大半年时间翻山越岭，基本搞清楚每一户贫困对象致贫的原因。丧失劳动能力的，申请入股光伏发电参与分红；年纪较大干不了重活的，提供辅助性公益岗位；年纪较轻缺资金技术的，帮助申请小额贷款和技术辅导……

遍布全国各地的300多万第一书记、驻村干部以及广大乡村干部，正如长征中的红军战士，不仅让贫困地区变了样，更播撒下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火种。

甘肃和青海交界处，有一系列山峰绵延50公里，传说是女娲堆积石头而成，大禹曾在这里治水，人们称之为“积石山”。这也是青藏高原过渡到黄土高原的标志性山脉。

山两侧，一边是甘肃积石山，一边是青海循化。

放眼看全国，8年脱贫攻坚战，12.8万个贫困村出列，832个贫困县摘帽，近1亿人摆脱绝对贫困，创造了人类减贫奇迹。

2020年8月，循化县下拉边村农民韩尕玉兰为给儿子张罗娶媳妇，从长期工作的浙江杭州拉面馆返乡，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。

“感觉就是一个字：快！”在自家敞亮的房子前，韩尕玉兰谈起这次行程难掩兴奋。

韩尕玉兰儿子是聋哑人，全家靠打零工维生，在脱贫攻坚启动之初，就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重点帮扶。

这是实事求是的精准施策，明确“怎么帮”：根据不同致贫原因实施“六个精准”“五个一批”，因地制宜、因人施策。

这是审慎科学的精准评估，明确“如何退”：明确“时间表”，引入第三方，聚焦内生力和发展力……创新构建最严格考核评估体系，确保脱贫结果经得起历史检验。

云贵川交界处，有个“鸡鸣三省村”。

村民申昭时在通户路路口处竖起了“感谢共产党”的石碑。4年前由政府帮助改造住房，2年

村”……遍布全国、星星点点的特色乡村，为脱贫攻坚中的山乡巨变写下鲜明的时代注脚。

贫困，绝不是宿命。湖南长沙“90后”苗族姑娘杨淑婷因意外车祸导致高位截瘫，她不认命不服输，坐着轮椅开启创业之路，带动数百户贫困户脱贫；陕西扶风县吴家村王民王喜玲不幸遭遇丧夫之痛，倔强的她顽强拼搏，自强自立，几年后成为扶风县第一个主动退出贫困户的人……

自强不息、奋斗脱贫的精神，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充盈激荡。

一些一度离开家乡的农家子弟，也被热潮感召，毅然返回故土、建设家园。

走出过大山的安徽黟县塘田村老兵黄忠诚，退伍后操持木材生意，小日子一度红红火火。但他始终放心不下村里，回到家乡任职村委会主任，“我要帮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！”

塘田村地处皖南山区，茶叶资源丰富，但一直卖不上价。他自掏腰包甚至贷款流转土地，建厂房，发动村民入股茶叶专业合作社。沉寂已久的荒山，开始重焕生机。

2016年9月5日，黄忠诚兑现了组建合作社时对贫困户的承诺，向贫困户发放股金分红。

欣喜地日子里，他却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，猝然倒在了分红现场……

这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数字——8年多来，全国牺牲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扶贫干部，共有1500多人。

交通事故、自然灾害、劳累过度、突发疾病……这恐怕是和平年代里，牺牲人数最多的一场“战役”。

今天，当我们回望这场可歌可泣的伟大征程，永远不能忘记这份长的牺牲名单——

姜仕坤、黄诗燕、蒙汉、泽小勇、黄文秀、余永流、青方华、蓝标河、秦彦军、张小娟、吴国良、吴应谱、樊贞子……

他们中，既有县委书记、县长，也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乡镇干部、村干部，更有从四面八方赶来把他乡当故乡的第一书记、驻村工作队员和扶贫工作志愿者等。

2020年12月1日，在脱贫攻坚即将奏响凯歌之际，余永流积劳成疾，生命定格在33岁的年轮；在3天后的追悼会上，他不满3岁的小女儿“公主殿下”，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这位“臣”已经永远不告而别……

同人民想在一起、干在一起，是共产党人历经岁月砥砺，始终不变的初心。

为了让悬崖上的全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建制村通路，呼啸轰鸣的直升飞机飞进了昔日静谧的四川凉山阿布洛哈村，为筑路工人送来施工设备；

为了全国最后一个地级行政区接入国家大电网，施工人员顶着高寒缺氧的艰苦环境，背起氧气瓶、吃着护心药，在西藏阿里的高山之巅竖起塔架、架起线缆；

为了让最后的“锅底人群”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，全体扶贫干部顶着世所罕见疫情冲击的巨大压力锐意进取，将汗水洒遍每一条沟沟坎坎……

伟大的脱贫攻坚实践，激荡着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：那是不辞东风唤不回的担当精神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攻坚精神，丹心从来系家国的奉献精神……

云南华坪县，金沙江畔僻处一隅的小城。每一个来到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人，无不被一段誓言震撼——

“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，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。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，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！”

写下这段誓言的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“扶贫干部”。但她弱小的身躯，充满了对贫困的睥睨、对命运的渴求。